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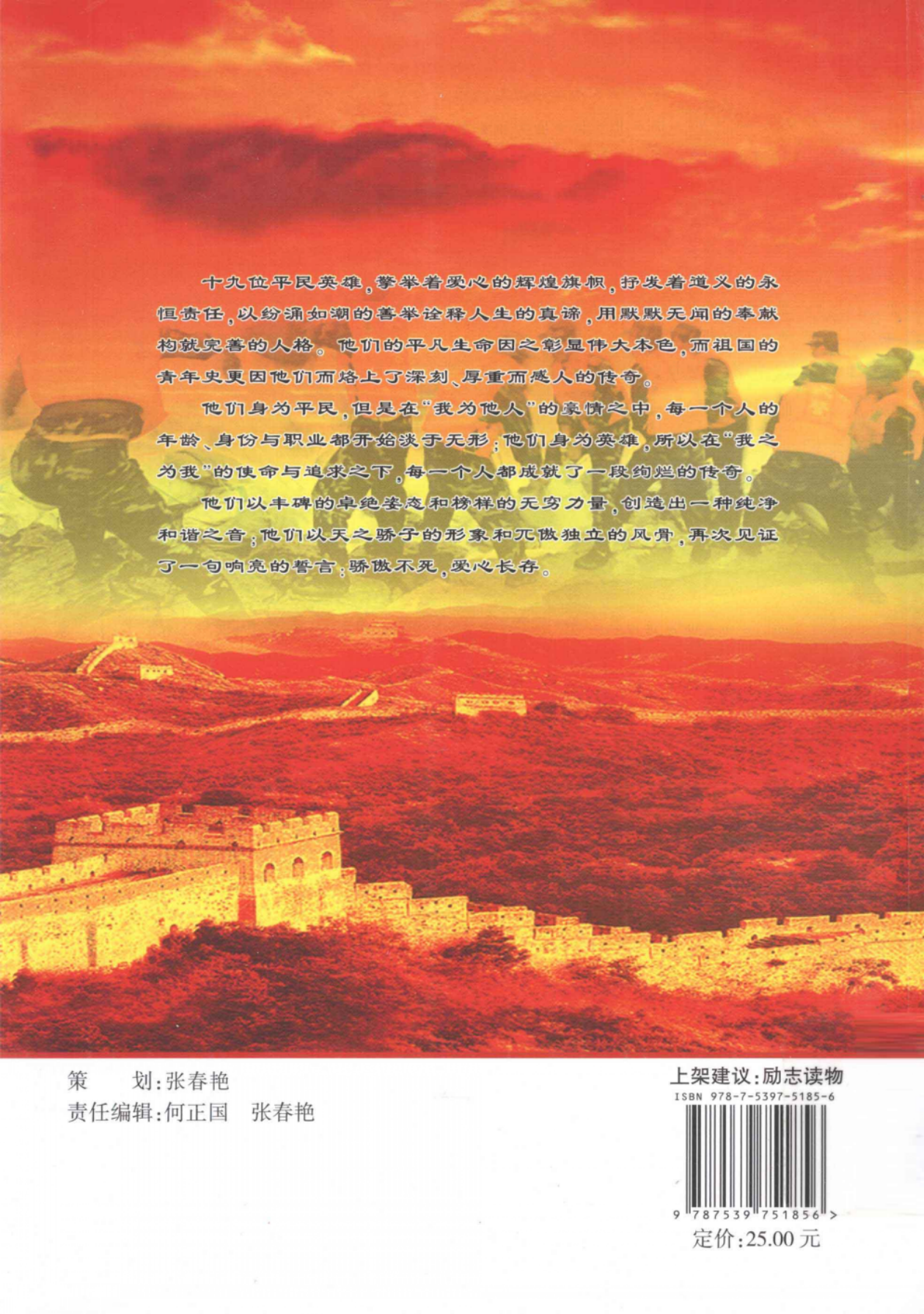


# 骄傲

感动中国的平民英雄

方 晓 王晓冰◎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十九位平民英雄，擎举着爱心的辉煌旗帜，抒发着道义的永恒责任，以纷涌如潮的善举诠释人生的真谛，用默默无闻的奉献构筑完善的人格。他们的平凡生命因之彰显伟大本色，而祖国的青年史更因他们而烙上了深刻、厚重而感人的传奇。

他们身为平民，但是在“我为他人”的豪情之中，每一个人的年龄、身份与职业都开始淡于无形；他们身为英雄，所以在“我之为我”的使命与追求之下，每一个人都成就了一段绚烂的传奇。

他们以丰碑的卓绝姿态和榜样的无穷力量，创造出一种纯净和谐之音；他们以天之骄子的形象和兀傲独立的风骨，再次见证了一句响亮的誓言：骄傲不死，爱心长存。

策 划：张春艳  
责任编辑：何正国 张春艳

上架建议：励志读物

ISBN 978-7-5397-5185-6



9 787539 751856 >

定价：25.00 元

# 中国 骄傲

感动中国的平民英雄

方晓 王晓冰◎著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骄傲:感动中国的平民英雄 / 方晓,王晓冰著. — 合肥:安徽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97-5185-6

I. ①中… II. ①方…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6746 号

ZHONGGUO JIAOAO GANDONG ZHONGGUO DE PINGMIN YINGXIONG

中国骄傲——感动中国的平民英雄

方 晓 王晓冰◎著

出 版 人:张克文

选题策划:张春艳

责任校对:江 伟

责任印制:田 航

责任编辑:何正国 张春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yahoo.cn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3533521(办公室) 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4

字数:28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5185-6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序 言

## 爱已变成骄傲

我最终决定接下写这本书的任务,一方面是出于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信任。在我所著、也是该社出版的《感动中国——十二位杰出人物的感人故事》一书面世之后,责任编辑曾多次与我谈及它的销售情况,我也得知新闻出版总署和一些省市的教育部门对它进行了推荐。在书籍如山的当下,它依然能够忝列畅销书之范畴,受到人们的重视,让我感到很欣慰。但我深知,人们重视的绝对不是这本书,而是珍视这本书简要勾勒出来的那些看似平常却又非凡的人物以及他们身上生发和折射出来的爱,人们甘心付出一点精力,来感受、品咂、体味,在爱的汲取中感动着,在感动之余又延绵着爱。另一方面,因为从事法律职业的关系,我时常会耳闻甚至亲眼目睹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件,诸如未成年人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形式日趋复杂多样化,恶性程度也日趋增大。他们本该坐在明亮的课堂上专注于光明的未来,本该在书山学海中攀登泛舟,本该看着早晨八九点钟的七彩阳光而全身心都充满着生之理想,但事实却是,总有让人叹息的事件或心理因素阻碍他们的成长。责任在谁?到底哪一环节出了问题?对此,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负有责任,而一个为文者同样责无旁贷。我应该尽己所能,将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爱用文字固定下来,流传开来,让更多的人感知、感慨、感动,并有所自我警惕和自觉行动。

人们时常说及大爱,其实我认为,正如万涓细流方能汇聚成海,一切都不过是小爱的点滴累积罢了。读者将要翻开的这本书,相比《感动中国》而言,这里更多的是一些小人物的平凡故事,乡村医生李春燕,希望小学教师李灵,打工仔朱柱,残疾少年黄舸,公路收费员熊文清,登山运动员吉吉,歌

手丛飞,消防战士郑飞、管志彦和叶晓辉,小学生袁媛、李函泽和赵佳龙,等等。单从他们的职业、身份,即可知他们既无经天纬地之才能,亦无扭转乾坤之伟绩;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样平凡,甚至比我们更平凡;他们就在大街上蜂拥的人流中,我们一眼绝对指认不出他们来,因为他们早已被深深打上了平凡的烙印;他们就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了生活而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一颦一笑之间与我们毫无二致。但他们在抒发着自身良善的同时,也净化了我们的思想和空间。他们毋庸置疑地感动了世人,他们的爱已经变成了国人的骄傲。当他们真实而感人的行为和生命一览无余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不能不说,尽管他们中间有人甚至因为一次善举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都不过是小小的善举;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小爱,才恰恰是和平时代的最强烈需要。

如果这本书能够摆在更多人的手边,并且随时被捡起翻阅,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就有意义了。如果读者在阅读这些平凡的故事时,偶一抬头,想起了某个人、某件事、某次言行,甚至想起了下一刻自己要如何做,我就更加满足了。

文以载道,功莫大焉。我自知浅薄,不敢作如是想,但虽不能至,心却向往之。毕竟,我在查阅这些人物的事迹时,经常欷歔不已、泪眼婆娑,为之嗟叹,为之感动。这本书的写作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为此,再次感谢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方 晓

2011年4月于杭州西子湖畔



牛江涛的喊叫(牛江涛)/1

刀尖上的舞蹈(明正彬)/14

一个人的大海(翟 默)/29

春蚕到死丝方尽(丛 飞)/41

与山共舞(吉 吉)/55

照亮苗乡的月亮(李春燕)/71

现代“司马光”(袁 媛)/85

最嘹亮的青春之歌(朱 柱)/97



“枪王”(何祥美)/111

最美的80后女校长(李灵)/125

巴山蜀水间的军魂(武文斌)/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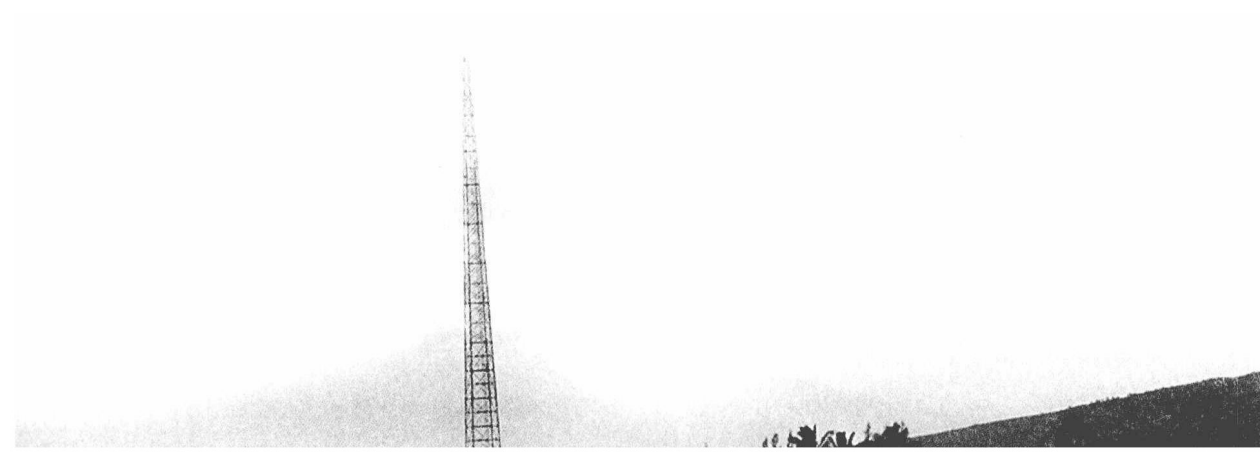
托举生命(熊文清)/153

钢城火魂(郑飞、管志彦、叶晓辉)/166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陈灿)/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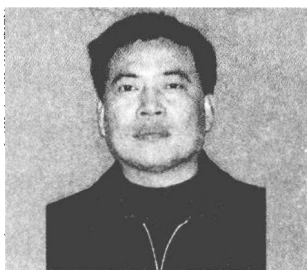
感恩点亮生命(黄舸)/192

拯救光明(李函泽、赵佳龙)/207



# 牛江涛的喊叫

——牛江涛



## 人物小传

牛江涛,1965 年生于河南省卢氏县范里镇。自 1982 年始,先后在卢氏县公安局、县政协、五里川镇和城关镇工作,2007 年 4 月起任磨沟口乡党委副书记兼乡长。上任第 102 天,卢氏县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凌晨之际,他挨家挨户敲门唤醒沉睡中的乡亲们。全镇数千名乡亲无一丧生,他却被泥石流掩埋、受重伤不治而亡,年仅 42 岁。

## 感动故事

### 1 与天斗

2007 年 7 月 28 日,河南省卢氏县上空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呼啸在城内的每个角落,卷起废纸、树枝甚至瓦片狠狠地砸在地面或墙上,百年不遇的暴雨随之倾泻而下,几乎顷刻之间就遍处险情。山洪暴发,河水暴涨,轰然倒塌的民房被泥石流裹挟进浊浪滔天的洛河。农田被毁了,庄稼被淹了,道路被冲得像一截截互不相连的断壁残垣,桥梁则软塌塌地耷拉在洪水之中,再加上由于通信不



畅，卢氏县俨然变成了汪洋中一座令人惊恐的孤岛。

29日凌晨3点，洛河沿岸磨沟口乡的村民们正享受着倾盆暴雨带来的清凉，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他们不知道，肆虐的山洪此时像一条裹挟着石头和泥沙奔腾的巨龙，冲出河堤，漫过公路，正咆哮着奔袭而来，大家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

在令人窒息的电闪雷鸣的缝隙中，仿佛有一道无声的命令在随着肆虐的洪流传递。乡长牛江涛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他不能继续瞪大眼睛辗转反侧了，心头不安的感觉越发强烈，他不能将数千名乡亲们的生命交给可笑而盲目的祈祷，希冀着大雨立即停下来。他立即穿衣出门，站在乡政府大院里大声喊叫，试图叫醒所有干部，准备战斗，但轰隆隆的雷声和哗啦啦的雨声却无情地淹没了他的声音。他只得又转身回房间，拿来电喇叭挨家敲门拼命喊叫。很快，全体工作人员集中在雨中的广场上，牛江涛迅速分组布置抢险任务，下达了死命令：“在洪水淹没街道之前，必须安全撤离所有乡亲。”

乡政府所在地的街道长达数千米，居住着2000余人。牛江涛和工作人员沿街不停地奔跑，挨家挨户敲门，用电喇叭喊着：“涨大水了，乡亲们快起来啊，赶紧往高处跑！”被急促敲门声惊醒的村民们惊恐地发现，他们正面对着从未见过的特大洪水，昨天黄昏时分还显得安详宁静、被雨水冲刷得洁净光亮的街道现在却仿佛是河床，而他们，已经变成了一棵棵柔弱无依的浮萍。

每转移完一家，牛江涛仍然要只身进屋查看，生怕落下一人。危急与匆忙之中，他忙而不乱，急而不慌。他背出一位半身偏瘫的孤寡老人，冲到较高位置后，又趴在老人耳边问：“你家里还有值钱的东西吗？”老人本就有些耳聋，在狂风骤雨中根本听不清，牛江涛连问几遍，老人明白过来，才声音嘶哑地说枕头底下还有20元钱。说完，他突然又明白过来，立即用手紧紧拽住牛江涛的胳膊，显然

是想阻止他为了区区 20 元钱再次涉险,那在洪水中摇摇欲坠的危房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建造的。但那 20 元的救助金却又是老人的全部积蓄,前几天才从村委会领回来。牛江涛看出了老人眼里的惋惜,轻轻挪开老人的手,又从高处冲下,蹚水而过,钻进屋内,从枕头底下找到那 20 元钱,再涉水而回,塞进老人手里,然后吩咐两个干部将老人架到更高位置。

疏散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咆哮的洪水让扯着嗓子喊叫的牛江涛和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几乎成了无声电影中的哑剧演员。无奈之下,牛江涛干脆用脚踹,将要疏散的人家的门踢出个洞来,然后直接从洞里钻进去。村里大部分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留守的多数是老人和小孩,这无疑增大了疏散的难度。牛江涛浑身上下无一处不是泥泞,头发上的积水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落不停,水已没过腰部。暴雨仍然须臾不曾停歇,和着洪水狰狞的怒吼倒像正在合奏一曲激昂的行军进行曲。这样的场景将永远镌刻在许多人的记忆之中,终其一生都不会忘却:牛江涛或站在洪水中挥手指挥、组织干部将乡亲们往乡政府的楼顶和高一点、稳固一点的建筑物上转移,或身先士卒扶老携幼,一脚踏进洪水,一脚拔出泥泞……

清晨 7 点,2000 余名乡亲全部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而此时,洪水已冲破堤坝,彻底将街道淹没,不少房屋坍塌了。

与天斗,没有休息之时,暴雨仍未停歇,险情仍在加剧,奋战必须继续。护街坝已经发现有数处决口,洪水几次险些冲过,牛江涛立即调来铲车和沙袋,站在堤坝最薄弱最危险处,用脚使劲踩着地上松软的烂泥,仿佛想将洪水震慑回去。他一扫平时的斯文儒雅,喊叫着:“就这里,堵住缺口,往死里堵!”洪水似乎让昔日坚固的大地变得千疮百孔了,这时又传来洪水已冲进龙驹村、数户土坯房倒塌、人员伤亡未知的消息。龙驹村属全乡人口最多的行政村,这里若出事,后果将不堪设想。牛江涛立即带队驱车前往。



龙驹村远在5千米外,但车开起来却几乎是一步一停。牛江涛发现路边磨沟口村五组的房子已全泡在了水里,震耳欲聋的山洪正奔腾而下,但惊慌失措的乡亲们仍在水中往外抢运东西。牛江涛立即奔过去,拽着他们撤离。他看见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家里进了水,正在门槛处进退两难,又赶紧扑过去,背起老人在水里奔跑,将她交给同村人后,才匆匆离开。洛河中还有三名乡亲不顾危险正在抢救采砂船,雷声、雨声、风声的交织中,牛江涛大声呼喊:“钱能带上的带上,其他东西不要了,快往高处跑。”他的喊叫声穿透力很强,比风声、雨声还大。

牛江涛让乡亲们赶快向高处转移,但他自己却直往下游而去。前往龙驹村的道路崎岖狭窄,一侧是雄奇险峻的大山,另一侧则是波涛汹涌的洛河,不时有小股泥石流轰鸣着在他们前后冲过。“快点儿,再快点儿。”牛江涛不住地催促司机宁亚坤。然而一旦看见还有在水中抢运家具、打捞木材的乡亲,牛江涛就会让宁亚坤停下车来,下车劝阻他们,并迅速组织撤离。

9点半左右,牛江涛一行赶到磨沟口村与龙驹村的交界处,车辆终因路面严重塌方而无法通行,只好弃车跑步前进了。走出不到1000米,险情发生了。“砰——轰——”几声巨响,汹涌磅礴的泥石流从山顶滚落而下,卷起三四米高的巨浪,压向正在心无旁骛用电话指挥抗洪抢险的牛江涛。路面顿时被约2米厚的泥石流覆盖,走在最前面的乡纪委书记赵建波被强大的泥浆波冲倒在路边。幸运的是,他反应较为灵敏,听到巨大的声响后,立即站到身旁一个水泥墩后面,紧紧抱住它。而牛江涛和宁亚坤则不幸地在遭受泥石流碾压后被卷入了河里。

赵建波回头没看见人,心立即揪紧起来:不好,他们肯定出事了。他循着泥石流奔涌的路径看去,发现激流中正有两个人影在起伏、挣扎。这两个人无疑是牛江涛和宁亚坤。他赶紧从泥石中爬起,

顾不上伤痛,高声呼救。闻讯赶来的几位乡亲和他一起滑下七八米高的河岸,跳进堆满乱石的河中奋力施救。几经努力,终于将两人拉上了河滩。由于牛江涛摔在水浅的地方,伤势比宁亚坤严重得多,额头两边各裂开了一道血口,足有两指宽。他满身血污,简直成了一个血人,而血仍在不断地喷涌而出。



## 2 如果能有一双翅膀

牛江涛急促地呼吸着,即使在暴风骤雨中听来也如炸雷般轰响。一位村民背起牛江涛立即往龙驹卫生所跑。途中,得知消息的乡亲们拉来了架子车,将牛江涛平放在板车上。牛江涛已经不能动弹,稍一侧头脸色就会更加发紫。他呼吸微弱而困难,但即便如此,仍气喘吁吁地问:“房子有没有塌?乡亲们都安全转移了吗?”乡亲们泪如雨下,不住地拼命点着头。

牛江涛晕了过去,醒过来后他费力地睁开眼,第一句话又是问:“有没有乡亲伤亡?建波和亚坤不知道伤得咋样?我真有点不放心。”乡亲们安慰他:“乡长,你伤得很重,就不要操那么多心了!”牛江涛哀叹一声,疲惫地合上双眼。

牛江涛再次睁眼时看到了赵建波,立即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瞪着眼睛说:“你不要管我,有老乡送我去医院就行了,你怎么还在这儿!赶紧想办法到龙驹村去。不要再跟着我。”他停顿片刻,还想说什么,但又昏了过去。这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

遇到塌方的路段,乡亲们便干脆将架子车扛在肩上,抬着轱辘没命地奔跑。但时间的指针仿佛被某种邪恶的力量牵掣住了,行进得特别缓慢,一秒钟长如一个小时,心急如焚的乡亲们都恨不得能插上一双翅膀。有位乡亲仰头看着雨泻如注的阴暗天空,咒骂出



声：“为什么没有一架飞机呢？我愿意倾家荡产把它雇来送乡长去医院。”短短 5 公里，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

可惜，卫生所也已被洪水浸泡，地势较高的中心小学成了临时抢救站，医疗设施简陋，药品不足，医护人员所能做的也只是为两人输液输氧，同时拨打急救电话请求支援。

道路相比两个小时前已更难通行。卢氏县县委书记闻讯后，立即组织五台铲车火速打通磨沟口村和龙驹村之间被洪水毁坏的路段，要求 120 指挥中心争分夺秒将牛江涛送往医院。

在县医院，当抽调出来的最好的医生小心翼翼地将牛江涛放到急诊病床上时，他的心跳和呼吸却突然停止了，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当他的腹腔被打开后，医生们惊呆了：血直往外喷，五脏六腑已全被砸坏了，全身多处复合伤。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抢救，医生们终于承认无力回天，沉痛地在病历上签下“临床死亡”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年仅 42 岁的牛江涛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他被洪水撕破的衣服和鞋子委靡而忧伤地躺在手术室的拐角处，仿佛还在等待主人的召唤，衣兜里还残存着半包一块八毛钱一包的许昌牌香烟。

除牛江涛牺牲外，数千名乡亲们均安然无恙。第二天，洪水暂时退却，七月最后一天的太阳格外炽烈、耀眼，七彩阳光温柔地抚摸着洛河边各色顽强盛开的野花，折射出明艳璀璨的光芒。而浑浊的河水也只是安静地缓缓流淌，一切看上去都显得无比祥和，似乎一切都未曾发生过。



### 清贫之身好做官

1965 年 3 月，牛江涛出生于卢氏县范里镇一个偏僻的小山

村。他有兄弟姊妹七人，哥哥从小就有智力障碍，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常年外出务工，自小他便自觉承担起家里的农活，孝顺的名声也远播村外。

1982年，17岁的牛江涛高中毕业，任卢氏县公安局通信员。两年后调入县政协，先后任通信员、会计，后因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

1995年，牛江涛被平调至五里川镇担任党委副书记。该镇距县城50多公里，属于卢氏县的偏远山区，但他毫无怨言，背着包下了基层。他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和乡村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想方设法定规划、谋资金，让全镇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话，建学校和卫生院。他跑遍全镇700多户农家，深入调查摸排，与乡亲们交流、谈心，吸取他们的种植经验，共商发展之计，最终决定利用当地土壤的有利条件，种植中药材和食用菌500余亩，当地群众因此脱贫。

1998年，牛江涛又平调至城关镇任党委副书记。有朋友为他抱不平，言语中多透出“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要求他不可如此置自身前途于不顾地瞎折腾，并嘱咐他无论如何要找领导谈谈，提适当的要求，但牛江涛却一笑置之。在这里，牛江涛组织干部、职工分包路段，督导街、路、门店卫生，组建乡镇治安联防巡逻队，亲自带队上街巡逻；组织干部走村串巷，前往乡亲们家里讲授法律，宣传新文明，树立新风尚，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矛盾。那一阵子，城关镇形成了“路不拾遗”的良好风气。

孰料，各项工作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时，牛江涛又被调回县政协。但出人意料的是，一如数年之前，他再次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朋友们为此几乎义愤填膺了，纷纷劝他“好马不吃回头草”，但牛江涛却显得无动于衷，甚至批评朋友们说的“人善被人欺”的不当言论。被逼得非解释不可时，他也只有温墩墩的一句话：“没啥，工作需要，啥工作都得有人干。”这一次，他再次长期承担最苦最累的包村



扶贫任务,深入距县城近 50 公里的木桐乡刘家村。不出两年,他带领乡亲们种植烟叶 400 余亩,当地群众因此致富;他又多方引进资金 10 余万元,兴建饮水工程,安装有线电视,改善办学条件。后来,他又转为负责药材工作。药材基地离县城 30 公里,来回不方便,牛江涛干脆就以基地为家,成天住在那里。近百亩黄姜,从翻地、播种、追肥、搭架到控苗促姜、采收加工,他都亲自动手,事必躬亲。他原本干净、柔软的一双手,一季之后便结满了厚厚的黄茧,像被涂上黄蜡的枯树枝一样粗糙。

2007 年,牛江涛又调任到条件更加艰苦的磨沟口乡担任党委副书记兼乡长。这次任凭家人、朋友如何牢骚满腹,他都不置一词了,给众人的感觉是,即使将他派到边塞的荒凉之地,他都同样乐于接受。在这里,他从没有星期天,没有任何节假日,自 4 月 20 日到任,至 7 月 29 日牺牲,牛江涛只在家里待了三个晚上,而且还总是晚上 9 点多回家,凌晨 6 点不到就离开。他除了在办公室埋头处理文件和事务,便是走村串户倾听乡亲们的心声和了解他们的需求,或者到企业详细询问生产经营情况、调解各类矛盾,或者在建设中的景区一次次实地修改施工蓝图。他走遍了全乡每一寸土地,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山岭之间疾行着。经常是清晨曙光初现时他便出发下乡,而深夜月上半空时才能回到乡里。

妻子郭丽平已下岗 6 年,一直赋闲在家。牛江涛知道妻子的委屈,还在县里工作时,他一下班回来就动手做饭,打扫卫生,从不让妻子插手,还想出各种怪招逗她高兴。贫寒的家境不因牛江涛地位的变化而有何不同,从未改变过。有时快下班时,妻子打电话来问他晚上想吃点啥,他的回答总是如出一辙:捣点儿蒜泥下面条。但是,每次去外地出差回来,牛江涛却总是很“大方”地给妻子和女儿买一件衣服或者土特产什么的,无一例外都是价格低廉的,但她们却很喜欢。唯一令妻子恼怒的是,他从没有给自己买过。

牛江涛远在外乡时，家庭重担自然就完全落在了郭丽萍柔弱的肩膀上。她不止一次提及家庭条件不好，让牛江涛给自己安排个工作，挣点工资好贴补家用，但牛江涛却总是拒绝，他的解释即使在外人听来都言不由衷：“我一个月也有千把块钱的工资，一家人紧紧也够用了。咱尽量别给组织找麻烦，日子节俭点儿过吧。”结婚21年了，夫妻俩从未红过脸，这主要归功于牛江涛啥事都让着妻子。在妻子的心中，他也确实像个兄长般体贴入微，但这一件事，牛江涛任凭妻子如何唠叨、“要挟”都不依。妻子明白丈夫的原则，最后也让步了，条件是多回家陪陪她。就是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要求，牛江涛也做不到。

郭丽萍偶尔感觉很委屈时，会埋怨丈夫回家太少。他自知“理亏”，满心愧疚地开玩笑说：“等哥哥闲了，回家好好陪你。”郭丽萍已不自觉地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接到牛江涛说要回来的电话，就赶紧准备好开水和茶叶。她知道丈夫对生活的唯一奢求就是能够喝杯热茶，她也想着趁这空隙能和他好好聊聊家长里短的琐事。可是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平均每天他们说话不超过两句。这个小小的愿望仍然每次都会落空，牛江涛能把一杯茶喝完再走就算得上是奇迹了，更多的时候则是尚未开口说两句话，他就被乡里一个电话喊走了。

郭丽萍有时实在忍不住思念，会打个电话，想关心一下丈夫的身体如何，才说几句，还未聊及正题，牛江涛便因忙碌而挂了。作为同样需要关怀的妻子，郭丽萍难免责备：“你干工作我理解，难道连家也不回了？”在这种情况下，满心愧疚的牛江涛也只能好言安慰说：“我刚下乡，许多情况还不了解，需要一些时间调查摸底，才好开展工作。”他经常挂在口头的話还有：“吃公家饭，拿公家钱，工作就一定得干好，否则对不起乡亲们。”郭丽萍听多了，也懒得再与他理论。家里的两个煤气罐都空了，她知道牛江涛没有